昆明学院学报　2017, 39(1):111~116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文学】

莫里森小说《爱》中的隐含作者与黑人身份认同探析

骆　洪
(云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爱》是莫里森获诺奖之后的又一鼎力之作。小说以"爱"为书名和主要内容,描写了黑人内部爱的缺失,同时也在呼唤黑人群体中的爱。然而,在与"爱"有关的叙述的表象之下,该小说自始至终还渗透着隐含作者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的关注。从"隐含作者"形象的分析入手,结合对"爱的呼唤""种族提升""双重意识""黑人传统""黑人民族主义"等方面进行探讨,《爱》中暗含的、有关黑人群体认同的倾向则得以显现。

关键词:爱;莫里森小说;隐含作者;黑人身份;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1-0111-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1.017

A Study of the Implied Author of Toni Morrison's *Love*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s

LUO 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Love*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by Toni Morrison after she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The novel, entitled and featured by "love," conveys, implicitly, a call for love despite its explicit depiction of the loss of love in the black community. However,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lied author's concern for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permeates in the novel despite the apparent narration of "love." Analysis of the implied author's image, together with a detailed study of such issues as "a call for love," "racial uplift," "double consciousness," "African American tradition" and Black Nationalism, will bring to the light the hidden theme of African American identification in the black community.

Key words: Love; Morrison's novels; implied author; black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一

托妮·莫里森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其创作力仍不减当年。到了21世纪,莫里森不断推出新作。她在2003年出版了第八部长篇小说《爱》,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其朴实的语言下面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平凡的事件中渗透着生活的寓意。小说描写了从种族隔离时期柯西家族事业如日中天到种族隔离结束时事业的衰败。顾名思义,该小说继续以"爱"为主题,描写了柯西家族以及整个黑人社区里爱恨交织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东海岸边的斯克小镇。小说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讲述的是民权运动期间以及之后几十年的事情。小说反映的时间跨度大约60年,也反映了种族隔离与反种族隔离对黑人社区的影响。故事的男主人公老柯西(比尔·柯西)已经去世。他从父亲老黑头那里继承了一笔财富,并用此在斯克小镇建立了一个旅游胜地。其中的酒店主要为中上层黑人提供服务,是成功的黑人们尽情享乐的地方。故事围绕老柯西周围的人物展开,尤其是柯西家族的女人们:老柯西的年轻遗孀留心(希德)、儿媳梅、孙女克里斯廷、留心

收稿日期:2016-11-01
作者简介:骆洪(1967—),男,云南曲靖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基金项目:2015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学科建设项目)"20世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中的身份政治研究"(XKJS201511)。

聘来的秘书朱妮尔、老柯西的亡妻朱莉亚以及老柯西的情人凌霄。这些女性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即故事的主要叙述者、柯西家族已故的厨娘 L。L 是作品中突出的关爱者，是柯西家族的“爱”的重要维系者。

在小说《爱》中，莫里森再现了她在《宠儿》中表现“爱”的手法，生动地展现了“爱”的双刃剑的实质：(母)爱给家人带来温暖、安全感；同时，对家人过度、极端的(母)爱难免会使施爱者不惜铤而走险，继而使用非常手段。L 为了维护柯西家族女人们的利益，谋杀了老柯西。L 关心柯西家族的每一个人，她以高超的厨艺、辛勤的劳动、天使般的爱心和对老柯西的忠诚赢得了柯西家人对她的敬畏。老柯西的儿子比利仔早年去世，老柯西因此曾经一度陷于痛苦迷茫之中。也许是对其家人(遗孀、儿媳、孙女)感到失望，或者他对她们没有感情的缘故，老柯西曾留下遗嘱，欲将其遗产留给他的情人凌霄[1]219，并将他那仅有的渔船留给朋友桑德勒。L 不忍心柯西家族的合法继承人面临无家可归的结局，不仅偷偷地用一张旧菜单伪造了老柯西的遗嘱，将之改成“……莫纳克街的房子还有剩下的所有都留给‘我心爱的柯西孩子’”[1]94，而且还过量地使用药物使老柯西慢性中毒死亡。“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毛地黄起作用很快”[1]219。

柯西家的女人之间相互排斥，为了争夺遗产而变得水火不容，而各自又在极力表现自己对老柯西的深厚感情。随着情节的展开，母亲梅和女儿克里斯廷在弥留之际和解了，克里斯廷和希德也终于化敌为友，对手变成了惺惺相惜的伙伴：人性的善得以彰显，内部和谐得以维系，爱的力量化解调和了以往的恩怨和冲突。

小说《爱》的主题是“爱”，但展现的画面却是“爱”的缺失。其各章节都表现或暗示了柯西家族的紧张氛围、宿怨和误解，伴随着柯西家族的大多似乎只是羡慕、嫉妒、敌意。但随着情节慢慢展开，误解渐渐消除，最后大家发现彼此之间还是相互关爱的。小说从另一个方面暗示了隐含作者对“爱”的缺失深表遗憾和对黑人群体中的“爱”的呼唤。该小说也暗含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2-3] 老柯西是柯西家族的中心，所有女性的命运均紧紧地维系在他的身上。虽然他已逝去多年，但他的影响根深蒂固。老柯西代表着权力、地位、财富、荣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黑人女性受到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白人压迫黑人，黑人压迫自己的女性。

然而，通过对小说文本的仔细分析并结合莫里森的创作思想回顾，不难发现，在“爱”的缺失与“爱”的呼唤、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的主题之余，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一个《爱》的隐含作者欲表达的主题，即美国黑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二

布思 1961 年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隐含作者”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们对此概念进行了长期探讨，虽有异议，但一般仍倾向于接受。我国学者申丹指出，“隐含作者”具有编码和解码的双重性。换言之，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以某种方式来“写作的正式作者”；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4] 布思的学生、同事詹姆斯·费伦也长期关注“隐含作者”的研究。费伦对“隐含作者”予以重新界定，指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精简了的变体(a streamlined version)，是真实作者的一小套实际或传说的能力、特点、态度、信念、价值和其他特征，这些特征在特定文本的建构中起积极作用”[4]。费伦所说的“真实作者精简了的变体”即指“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得以完善后的变体，强调“隐含作者”的文本外和主体性特征。实际上，如申丹所示，“隐含作者”同时包含“编码”和“解码”两个方面。这样的解读，即先用传记、历史、社会的传统批评找出编码的隐含作者的价值观，然后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推定出解码的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并说明编码的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与解码的隐含作者的价值观相同。如果不同甚至相悖，那是特例，而且是反讽。

莫里森小说的一个明显主题即是美国黑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从《最蓝的眼睛》(1973 年)到《家》(2012 年)，其长篇虽然表现手法、主题或故事内容各有所异，但均紧扣美国黑人的身份认同的主题。有的作品如《最蓝的眼睛》、《宠儿》(1987 年)等表现得较为直接，而有的作品如《爱》和《家》则表现得较为含蓄。这只是叙事策略的不同而已，并不影响其观点的展示。说到《爱》，“莫里森似乎也承认具有普遍性的情感——爱是《爱》的主题。访谈中，当

被问及写作《爱》,试图回答什么问题时,莫里森回答:‘我感兴趣的是,性爱和其他形式的爱会以怎样的方式走向背叛。常人会怎样毁掉他们最想保护的东西?很显然,其核心是爱的努力’”[5]。就文本而言,在《爱》中,似乎没有很明显的种族政治倾向,种族问题似乎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而描写大都是憎恶、怨恨,或者说“爱的缺失”,各种爱及其之间的关系。因此,“爱”更像是真正的主题。但若从有关“隐含作者”的视角出发,则发现《爱》凸显了黑人的身份认同主题。

美国黑人身份认同一直是非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研究者们从种族、文化的视角探讨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中所表现的身份问题。一般说来,美国黑人的身份问题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该群体所特有的、不同其他群体的区别性特征。美国黑人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特指非裔美国人所持有的、对美国黑人群体的认可度、归属感和认同感,是指非裔美国人追求自我与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历程。从心理、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探寻自我一直是非裔美国文学的重要主题。莫里森的文学叙事重在表现民族情感的体验,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自己的群体,通过艺术形式展现非裔美国人的愿望,凸显传统文化对塑造非裔美国人的特性、构建其文化身份的重要作用。由于身份不在个人之内,而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之中[6],《爱》中柯西家族各种人物之间的“爱”或者“缺失爱”的关系即可联系到黑人群体内部有关身份认同的思考。

三

《爱》暗含着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的思考。对小说文本的深入分析并结合莫里森创作特征的理解,可以看出该作品的隐含作者所持有的身份认同观。除了表现“爱”、揭露“男性中心主义”以及“(反)种族隔离”的背景之外,小说文本蕴含着隐含作者强烈的本群体认同意识。从“爱的呼唤”“种族提升”“双重意识”“黑人传统”“黑人民族主义”等方面进行分析,作品反映的黑人对其群体的强烈认同感则一目了然。

(一)“爱”的呼唤与美国黑人的自我认同

《爱》的隐含作者欲表达的主题即是黑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隐含作者彰显黑人的自我认同,以强调黑人内部的爱的方式来强调黑人对其群体的认同。小说对 L、罗门、老柯西等施爱者形象的塑造即是对黑人群体中“爱的呼唤”的具体体现。隐含作者意欲表达的是,美国黑人的自我认同关系到其生存与发展,黑人只有做到彼此关爱、认同自我才能构建出和谐的生活环境,才能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品中,主要叙述者、柯西家的厨娘 L 是“爱”的象征和具体体现,更是“爱”的维系者。L 自始至终关心着新来的小新娘留心,“倘若没有 L 这股暗流,她(留心)永远没法在那片危机四伏的水域找到方向”[1]79。但 L 并不偏袒哪一个,当留心设法要将老柯西的儿媳、比利仔的妻子梅弄进疯人院时,L 立刻出来主持公道。“留心一直想把梅送进疯人院,但 L 阻止了她……有 L 盯着,而且没有同谋,留心终于失败了。”[1]106-107更为重要的是,L 为了维护柯西家族女性成员们的合法权益,自己宁愿成为“罪人”,不惜采用极端手段,修改了老柯西的遗嘱,并自己“揭发”自己,道出“谋害”老柯西之事。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施爱者是罗门。人性具有善恶两面,罗门也不例外。从罗门的心理冲突描写中可以看到,罗门心中的善念最终战胜了恶念,使他终于从一个弱小的、退缩的青少年变成一个敢作敢当、富有爱心的成熟男子。如书中所述,罗门良心发现,放了被轮奸的女孩。“究竟是什么让他那么做?……是他内心那个真正的罗门。”[1]52故事结尾时,罗门听说身心力竭的克里斯廷和留心孤零零地被朱妮尔抛弃在废弃酒店的阁楼上时,担心二人出事,不顾朱妮尔的温柔挽留,立刻驱车前往施救。其同情心和施爱者的形象再一次得以凸显。

受本群体文化的影响,美国黑人倾向于对本群体的认同。老柯西有其慈善、施爱的一面。“他在这里帮助过的黑人比政府项目四十年来帮助过的还要多”[1]8,他“有一颗圣诞老人般的心”[1]112。老柯西对本地人的关照以及幼时对其父老黑头出卖黑人同胞的行为感到的内疚心理[1]152,即出自他对黑人群体总体上的认同。作为黑人,老柯西的身份认同有其倾向黑人群体的一面。

小说最为重要的地方在于其“爱”的结局。梅和女儿克里斯廷、克里斯廷与留心之间曾一直心存

敌意,是“爱”散发的气息渐渐扑灭了仇恨之火。小说最后,宿怨、敌意消解了,“爱”弥漫着故事的结局。小说接近尾声时,梅和女儿克里斯廷之间的仇恨最终消除了。“克里斯廷扮演了一年的浪子回头的女儿,然后在一个很美的清晨,梅死了,带着微笑……母亲和女儿终于成了朋友。几十年的怨恨……如今全都烟消云散了。”[1]154克里斯廷与留心在最后一刻似乎经历了强烈的心理震撼,二人化敌为友,少时的友谊重新回到她们中间。“克里斯廷……凝视着楼梯下拱起的身体。她跑下梯子,跑过走廊,进了房间,她在此跪下,把留心翻过来抱在怀里。在楼上洒下的光中,她们寻觅着彼此的脸。”[1]192克里斯廷和留心终于和好如初,留心在二人彼此吐露心扉的过程中逝去。小说以“爱”的缺失开始、推进,但以“爱”的复得结束,暗示着黑人内部的相互依存、彼此认同才是作品意欲凸显的主题。

隐含作者发出的声音是,美国黑人只有做到彼此关爱,认同本群体,才能在种族隔离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实现自我。黑人传统中相互之间的爱是黑人借以生存和反抗种族歧视的精神支柱。

(二)美国黑人的自我认同与种族提升

黑人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是实现种族提升的第一步。从老柯西的身上可以看到,在种族隔离的社会环境中,黑人首先应该认同自我、依靠自我来实现种族提升。美国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主张发展经济来实现黑人的自救。“进入 20 世纪后,他更倾向于强调黑人团结的重要性和发展经济的绝对意义。”[7]81但黑人首先要认同自我,加强内部团结。在华盛顿看来,黑人种族提升的主要途径之一,即是“呼吁黑人商人和企业家兴办工厂和企业,招募黑人青年进厂,为他们提供实习训练的机会,使他们从掌握实际本领的过程中尝到自我谋生、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甜头”[7]82。老柯西买下了苏克湾一家破产的“只限白人”的夜总会,用优裕的待遇吸引黑人乐师来工作,让他们找回做人的尊严。度假区的生意蒸蒸日上,也带动了周围的经济发展,解决了不少本地人的就业问题。老柯西的努力和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印证了布克·华盛顿以经济发展来促进种族提升的思想。老柯西创办黑人度假区、招募黑人工人的做法与华盛顿的思想不谋而合,是当时美国黑人认同自我、依靠自我从而实现种族提升的一个典型事例。隐含作者通过老柯西成功创办黑人度假区的事例,暗示了黑人的自我认同是实现种族提升的基础。其间虽有波折,有失败,但黑人总体上的进步还需依靠他们自己。

(三)“双重意识”困惑下美国黑人的身份认同

“双重意识”是美国著名黑人领袖、评论家杜波依斯在探讨黑人问题时(1897 年)提出的概念,用于描写美国黑人身份的紧张和分离的状况,反映美国黑人在自我成长过程中的矛盾心理。根据杜波依斯的论述,“双重意识”涉及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一,面对美国社会对黑人的丑化和消极定型,美国黑人应该如何定义自我;其二,美国主流社会排斥美国黑人,从而使之陷入‘既是’美国人‘又不是’美国人的困境;其三,美国黑人在思考‘什么是非洲的’而‘什么又是美国的’(问题时)所产生的内心冲突。杜波依斯将‘非洲的’称之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强大的精神”[8]。“双重意识”形象地反映出美国黑人面对主流文化时的心态和取舍。作为弱势群体,有的黑人向强势的主流文化倾斜,接受并践行其价值观,从而满足于因此获得的成功,而更多的黑人则坚持自我,认同本文化精神,在与主流文化积极互动的同时,坚守着本文化的精神。

进入 20 世纪之后,美国的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同时,美国也成为世界上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上流行的“财富福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强调“获得和拥有财富是每个人的神圣权利,(而)社会权利在常态下总是向有能力和财富的人倾斜”[7]85。对财富的追求和认同于“成功人士”成了当时的时尚。美国黑人在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冲击之下,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不时表现出对白人主流社会崇尚权利、财富的价值观的认同。对具有非洲裔和美国人双重身份的美国黑人来说,如何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进行取舍成了困惑他们的问题。然而,矛盾之余,有不少黑人倾向于认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

老柯西虽然为黑人提供了娱乐、就业的场所,但他的服务对象只是黑人中的成功人士,如爵士乐大师、明星等,至少也得是个小头目。“柯西觉得和一个工头做朋友比和一个自己手下的服务员更舒

服。”[1]46而对于普通黑人大众来说,他只是雇佣他们,给其稍好一点的谋生手段而已,却在行为和观念上与之保持着距离。“柯西不会公开和本地人交往,就是说,他会雇佣他们,和他们开玩笑,甚至从困难中解救他们,但是除了教堂组织的野餐以外,他不欢迎他们来酒店吃饭跳舞。四十年代的时候,大多数本地人都负担不起酒店的费用,但即使一家人攒足了钱想去那里办场婚礼,也是会被拒绝的。善意地。遗憾地。坚决地。酒店已经被预订了。”[1]42

老柯西的性格有着相互矛盾的内涵,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不能简单地从好坏二元对立的尺度去对他进行价值评判,而他在文化认同方面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和两面性正是美国黑人“双重意识”产生的结果。一方面,作为黑人,他是慈善家,他为当地人改善生活条件,同时他也是黑人种族提升的推动者,他让黑人“成功人士”(爵士乐师等)活得更有尊严,他使当地的黑人区有了凝聚力;但另一方面,他崇尚“财富、地位”的价值观又让他疏远了黑人民众,与之产生逆向认同。隐含作者对这一形象的刻画在于揭示“双重意识”对美国黑人的普遍影响,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隐含作者虽然没有对“双重意识”问题作出价值判断,只是将美国黑人的心理意识和社会行为展现给读者,但从整部小说的思想内容来看,隐含作者更多的是强调美国黑人对自我的认同。

(四)黑人传统与美国黑人的身份认同

黑人音乐、食品等意象即是回归黑人传统、认同黑人群体的重要象征。小说经常描写到黑人的音乐,并在关键的地方凸显传统食品的文化功能。书中不时出现对黑人歌曲、音乐的描写。小说一开始,叙述者 L 就不时“哼唱”,小说结尾,L 也“一起哼唱”[1]1-2,220;老柯西与桑德勒闲聊时哼唱着黑人乐曲“五黑宝”[1]45,维达在厨房干活时听着布鲁斯也跟着哼唱[1]48;老柯西带着比利仔“去珀迪多大街听国王奥利弗(的爵士乐),去孟菲斯听老虎乐队,去伯明翰听巴郎乐队”。[1]110老柯西“和街上吹口琴的人一样明白,有音乐的地方就能赚到钱”[1]111。总之,黑人们无论在欢乐还是痛苦的时候都有音乐与之同在。对音乐的描写形成故事情节展开的背景,是隐含作者凸显美国黑人自我认同的重要表现方式。书中凸显黑人传统文化的方式还表现在对黑人传统食物的描写上。尤其重要的是,对美国南方黑人的传统食品“糖”的描写更具有文化上的意义。“糖”是黑人喜爱的食品之一,是黑人传统记忆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之一。小说中两次提到“糖”的场景,富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她(克里斯廷)和梅回去时,发现她的房间里冒起了烟。她们尖叫着跑进房子,上了楼,看见 L 正把一袋二十磅重的白糖撒在烧黑了的床单上。用糖覆盖罪恶”[1]146;“她们的睡眠只是一种等待,一种憋闷,如同床垫里的一枚碳渣。那是世界上任何白糖都无法扑灭的”[1]2218。在这两个场景中,作为传统食品的“糖”不仅指向美国黑人的传统记忆,而且还凸显了“糖”具有“战胜邪恶”的文化功能,强调了黑人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隐含作者在此所给的暗示是,黑人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就可以战胜邪恶势力,对传统的认同是黑人得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五)美国黑人自我认同中的极端倾向

对本群体的认同给予了美国黑人精神上的强大力量,是他们反抗种族压迫、争取平等权益的奋斗中的精神支柱。传统文化的给养滋润着、哺育着美国黑人民众,使之在民权运动以及后来的种种为争取社会公正的努力中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美国黑人群体内部也出现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排斥黑人以外的因素。书中的人物、克里斯廷的男友之一果子,也是马尔科姆·X 的追随者,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克里斯廷加入了他们的团体并与之生活了 7 年,但她“因其浅肤色、灰眼睛和柔软的头发”而在果子面前感到内疚。“为了弥补她的浅色皮肤、灰眼睛,还有丝一般致命的秀发,克里斯廷成了一个忠实的伴侣,非常配合,乐于服务……把那不像黑人的头发藏进精致的盖丽头巾里。”[1]175书中描写的黑人群体,如果子的团体,虽然坚定地认同于黑人,但他们的种族意识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有挑起种族矛盾的事件才是他们关注的事,而自己同胞受到自己人的伤害并不重要。[1]179这些人的信念和做法同时也受到质疑,这也是克里斯廷最终离开果子的原因。杜波依斯谈及“双重意识”问题时还说道:“他只希望一个人有可能同时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而不受

他的同胞们的诅咒和侮辱,不会永远在机会之门面前吃闭门羹。”[9] 如杜波依斯所言,美国黑人具有非洲裔和美国人双重文化身份,这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不能极端地以非此即彼的、甚至敌对的方式看待美国黑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爱》的隐含作者的通过克里斯廷的质疑和与果子分道扬镳的描写,表明了其基本的立场,即美国黑人争取社会平等的斗争不应该排斥非黑人因素,而是要团结广大的民众和白人中的开明人士共同奋斗。从美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看,正是由于美国黑人与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民权运动所取得的成效,美国各族裔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才能做到既保持自我的传统文化特色,又能吸收主流文化的精华,丰富自我,发展自我。

总而言之,《爱》是莫里森获诺奖之后的又一鼎力之作,其后现代碎片叙事的风格是莫里森创作的一大特征。小说以“爱”为书名和主要内容,描写黑人内部爱的缺失,同时也在呼唤黑人群体中的爱。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该小说在与“爱”有关的叙述表象之下却渗透着隐含作者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的关注。正如里蒙·凯南所说,“隐含的作者是在作品整体里起支配作用的意识,也是作品里所体现的思想标准的根源”[10]。通过对“隐含作者”形象的分析,《爱》中暗含的、有关黑人群体认同倾向的主题则得以显现,使得作品的解读更加丰满,更有利于读者了解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的思想,也有利于更加深入地解读作品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发现作品的新意

[参考文献]

[1]托妮·莫里森. 爱[M]. 顾悦,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2]CARDEN, PANICCIA M. Trying to find a place when the streets don’t go there: Fatherhood, Family, and American Racial Politics in Toni Morrison’s Love [J]. African American Review,2011,44(1-2):131-147.

[3]VEGA-GONZÁLEZ, SUSANA. Toni Morrison’s Love and the Trickster Paradigm [J]. Revista Alicantina de Estudios Ingleses,2005(18):27.

[4]申丹. 再论隐含作者[J]. 江西社会科学,2009(2):27-31.

[5]赵莉华,汪兴权. 托尼·莫里森近作《爱》的种族空间政治[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71.

[6]马克·柯里. 后现代叙事理论[M]. 宁一中,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

[7]王恩铭. 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8]BRUCE, DICKSON D. “Double Consciousness”[M]//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William L., Andrews et a1.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7:225.

[9]威·艾·柏·杜波伊斯. 黑人的灵魂[M]. 维群,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3-4.

[10]张红霞. 论“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J]. 平顶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47.